



曹文轩小说馆

# 白狗山

曹文轩 著

水边的文字所（代序）

# 白狗山

曹文轩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白狗山 / 曹文轩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6.1

( 曹文轩小说馆 )

ISBN 978-7-5568-0845-8

I. ①白…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1319号

新浪微博: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官方

---

### 曹文轩小说馆 ( 精装版 ) 白狗山

曹文轩/著

---

|       |                                                                   |
|-------|-------------------------------------------------------------------|
| 策 划   | 张秋林                                                               |
| 编辑统筹  | 林 云                                                               |
| 责任编辑  | 张蓓蓓                                                               |
| 装帧设计  | 邓 楠                                                               |
| 插 图   | 芒 果                                                               |
| 出版发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br>www.21cccc.com cc21@163.net |
| 出 版 人 | 张秋林                                                               |
| 经 销   | 全国各地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
| 印 张   | 6.75                                                              |
| 字 数   | 12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568-0845-8                                            |
| 定 价   | 28.00元                                                            |

---

赣版权登字—04—2015—5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86512056

## 目 录

红葫芦 /011

采芹 /031

白狗山 /039

罗圈腿的小猎狗 /099

杜夏老师 /107

背叛的门牙 /139

雪柿子 /173

羽毛 /197



曹文轩小说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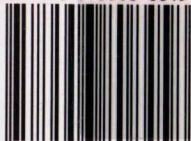
# 白狗山

曹文轩 著



曹文轩小说馆

ISBN 978-7-5568-0845-8



9 787556 808458 >

定价：28.00 元

曹文轩  
著

# 白狗山





## 水边的文字屋（代序）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恼了，突然地一脚踩烂了马上就要竣工了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况，其他孩子也许不理那个孩子了，还骂他几句很难听的，也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屋子。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摧毁屋子的，完全把这件事看成了大事。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了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孩子在过了一阵子时间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

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很逼真，还咧着嘴，仿佛是一大摞砖头，死沉死沉的。很忙碌，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了——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央的太阳大好几倍。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只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的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一个下午，一场倾盆大雨将它冲

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一段时期，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田野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屋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却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堂美术课往往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长短短的、横着的竖着的直线画一座屋子的原因。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

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而此时，我会发现，那个由钢筋水泥筑成的家，其实只能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别人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费文邦

## 目 录

红葫芦 /011

采芹 /031

白狗山 /039

罗圈腿的小猎狗 /099

杜夏老师 /107

背叛的门牙 /139

雪柿子 /173

羽毛 /197





姐姐只要走出家门，总能看见那个叫湾的男孩抱着一只鲜亮的红葫芦泡在大河里。只要一看到湾，她便会把头扭到一边去看爬上篱笆的黄瓜蔓，或扭到另一边去看那棵小树丫丫上的一只圆溜溜的鸟巢，要不，就仰脸望大河上那一片飞着鸽子的清蓝清蓝的天空。但耳边却响着被湾用双脚拍击出的闹人的水声。临了，她还是要用双眼来看泡在大河里的湾，只不过还是要把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明确地做出来。

姐姐对这个男孩几乎一无所知，唯一了解的是：这男孩的父亲是这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大骗子。

大河又长又宽，她家和他家遥遥相望。河这边，只有她们一家，而河那边也只有他们一家。这无边的世界里，仿佛就只有这两户孤立的人家。

大河终日让人觉察不出地流淌着，偶尔会有一只远方来的篷船经过，“吱呀吱呀”的橹声，把一番寂寞分明地衬托出来后，便慢慢地消失在大河的尽头了。

正是夏天，两岸的芦苇无声地生发着，从一边看另一边，只见一线屋脊，其余的都被遮住了。

每天太阳一升起，湾就用双手分开芦苇闪现在水边。他先把那只红葫芦扔进水里，然后，往身上撩水。水有点凉，他夸张地打着寒噤，并哆哆嗦嗦地仰空大叫。然

后跃起，扎入水中，手脚一并用力，以最大的可能把水弄响。

碧水上，漂浮着的那只红葫芦，宛如一轮初升的新鲜的小太阳。

这地方上的孩子下河游泳，总要抱一只晒干了的的大葫芦。作用跟城里孩子用的救生圈一样。生活在船上的小孩，也都在腰里吊一只葫芦，怕的是落水沉没了。大概是为了醒目，易于觉察和寻找，都把葫芦漆成鲜艳的红色。

红葫芦就在水面上漂，闪耀着挡不住的光芒。

湾用双手去使劲拍打水，激起一团团水花。要不就迅捷地旋转身子，用手在水上刮出一个个圆形的浪圈。那升腾到空中去的水，像薄薄的瀑布在阳光下闪着彩虹。

妞妞禁不住这些形象、声音和色彩的诱惑。她只好去望水，望“瀑布”，望精光着身子的湾和红葫芦。

湾知道河那边有一双眼睛终于在看他。于是，他就拿出所有的本领来表现自己。

他赤条条地躺在水面上，一只胳膊压在后脑勺下，另一只胳膊慵懒地耷拉在吊着红葫芦的腰间，一动不动，仿佛在一张舒适的大床上睡熟了。随着河水的缓缓流动，他也跟着缓缓流动。

妞妞很惊奇。但不知道是惊奇这河水的浮力，还是惊奇湾凫水的本领。

风向的缘故，湾朝妞妞这边漂过来了。岸上的妞妞俯